



演唱材料

風反革命集團的鬼畫皮

李無忌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演唱材料 •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鬼畫皮

李無忌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鬼畫皮

李無忌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

書號：312·787×1032耗 $\frac{1}{32}$ 開·1 $\frac{7}{16}$ 印張·27,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內 容 提 要

寫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要特點：是採取兩面派的手段，把自己巧妙的偽裝成馬克思主義者、革命者和共產黨的擁護者，企圖迷惑人民，從而達到他們進行反革命的罪惡目的。這種伎倆也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慣用的，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學會善於辨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說的是從前有個王先生，
清晨早起出了城，
碰見一樁稀罕事，
見一女子路邊停，
懷裏抱着破衣裳，
滿臉悲苦有愁容。
王先生連忙將她問：
“女子爲何獨自行”？
女子聞言落了淚，
未曾開口尊先生：
“難民本是貧家女，
父母賣與富家翁，
終日挨打又挨罵，
無奈私自離門庭”。
王先生就問：“哪裏去”？
女子說：“不辨南北共西東，

只要有人收留我，
情願跟他過一生”。
王先生一向好行善，
他把女子叫一聲：
“我家離此也不遠，
可願隨我到家中”？
女子聽話心歡喜，
跟着先生進了城。
到了先生書齋內，
張口又叫王先生：
“我這出來是私奔，
萬莫說與別人聽”。
先生就說：“好，好，好，
這事不用你叮嚀”。
從此後二人相親又相愛，
王先生讀書寫字沒戒心。
那一日偶爾大街走，
碰見道士面前停，
老道一把拉住他，
問他：“遇見啥事情？
身上妖氣十分重，
要不說明了不成”。
王先生聞言心頭惱，
怒把老道罵一聲：
“我與你無仇又無怨，

你爲何說話不中聽”？

道士回頭嘆口氣：

“可憐你死在眼前認不清”。

王先生轉身回家去，

路上也把疑心生：

“難道女子是妖怪？

這話實在講不通”。

想着就往書齋走，

又只見雙門關的怪嚴整。

王先生心頭更疑慮，

翻牆跳到院當中，

爬到窗前只一看，

不好了瞅見一件怪事情。

一個鬼怪床前站，

出氣就像一陣風，

青臉紅髮牙如鋸，

兩隻眼睛賽銅鈴，

他正把人皮鋪床上，

手執彩筆畫不停，

畫了人皮身上披，

忽然化成女人形。

王先生吓的直打戰，

心裏只覺亂撲騰，

連忙跳牆往外跑，

去找道士訴真情，

道士說：“我的話語你不信，
如今找我爲何情”？
王先生就說：“怪我沒長眼，
誰知道妖怪也會變人形？
千錯萬錯是我錯，
請快救我活性命”。
道士說：“起來咱倆一同去，
咱去看看啥妖精”。
說罷同到書齋去，
女子仍在書齋中，
一見道士變了臉，
滿臉殺氣怒騰騰，
叫老道：“你休管閒事，
我吃他礙你啥事情”？
說了話一跳幾丈遠，
上去抓住王先生，
毗啦撕開身上衣，
爪子一伸抓前胸，
說時遲來那時快，
只聽道士喝一聲，
手中寶劍往上舉，
妖怪立時現原形，
跪到地下求饒命，
模樣裝的甚可憫。
道士嘿嘿直冷笑，

口中叫道：“這妖精，
今天我若放你走，
明天你又變人形，
變成人樣將人害，
又有人爲你喪性命”。
舉起寶劍往下剝，
眼看妖怪活不成。
這本是故事一小段，
當引子說與諸位聽。

(白)上面是引子一段。

有人說啦，你這是啥引子呀，妖魔鬼怪的。列位！這段故事，是“聊齋誌異”上鬼畫皮的故事，這故事不是宣傳迷信，意思是告訴人要防兩面派的壞人，這種人明裏一張臉，暗裏又一張臉，人前恭維人，人後害死人，就跟上邊說的那個妖怪一樣。今天，許多特務、反革命分子，就是這樣裝好人，打進革命陣營裏來進行破壞。也許有人說：那我咋不知道？叫我說，那就跟這位王先生一樣，給妖怪哄住了，騙住了，迷住了。他把你吃了，你還不知道哩。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

說的是人民革命成了功，
全國到處喜盈盈，
一片建設新氣象，
好比早晨日初昇，
生活越過越美好，

又好比花開萬朵紅。
話兒雖然如此講，
可不能粗心大意樂太平，
大陸上反動統治雖打垮，
蔣該死還在台灣把身停，
美帝國還在包圍新中國，
反革命殘餘垃圾待肅清。
要建設社會主義非輕易，
得防備反動分子來反攻，
過渡期階級鬥爭複雜化，
緊防着豬嘴來啃鐵長城，
暗藏的特務分子漏了網，
秘密的正把破壞來進行，
還有些已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想報復，
瞅機會抓住空隙就進攻。
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怕改造，
他表面老實暗裏反革命，
在農村還有富農搞破壞，
也必須及時和他來鬥爭。
黨中央領導英明看得準，
破獲了反革命案件又一宗，
這一批反革命分子太狠毒，
他們的隱蔽方式想得精，
有的教書裝進步，
有的鑽到政府中，

有的混進共產黨，
有的就把“作家”充。
論地區散佈可怪廣，
上海一直到南京，
湖南西康也都有，
還有浙江杭州城，
天津武漢是堡壘，
反革命頭子藏北京，
要問他的名和姓，
他的名字叫胡風。
要問他如何搞破壞？
俺慢慢說來您慢慢聽。

二

說的是反革命頭子叫胡風，
咱把他出身來歷交代清。
胡風不是他真名姓，
原名他叫張光瑩，
(夾白)胡風可不是真名字，他的真名字叫張光瑩，又叫張光
人。咱不能幾個名字一齊說，就單說“張光瑩”這個名字。
老家就在湖北省，
蘄春縣裏有門庭。
家裏是個大地主，
作的罪惡數不清，

他哥名叫張名山，
兇狠霸道有惡名，
心毒嘴尖手又狠，
訛詐農民數他精。
他家開了個審貨行，
當地審貨歸他營，
外地要來辦審貨，
離開他家辦不成，
未曾見貨先交款，
他好周轉把利生。
張名山打下壞主意，
將審貨預先包手中，
審民要錢他不給，
跟他借錢倒還行，
一石糧他折兩石價，
將來從審款扣還清，
利上翻利驢打滾，
審民到頭兩手空。
衆審民變成張家苦奴隸，
衆審民個個都是窮上窮，
這張家喝飽農民血和汗，
你看他飛黃騰達勢力兇，
自命爲張家老族長，
公田公湖霸手中，
公家產收入錢貨都歸他，

誰敢拗挨打還要拴上繩。
他家裏還做米粑和麵粑，
強迫賣與衆審工，
每人都得買五個，
也不管你吃中吃不中，
你不吃他也記下賬，
到年底算盤一響錢扣清。
張家手段如此狠，
張名山還覺不趁心，
誰家女人長得好，
立時搶到他家中，
先是軟來後是硬，
強姦以後把親成。
張名山還是不快意，
喚出弟弟張光瑩，
叫老弟：“光錢還是靠不住，
蓋房子也得大樑撐，
你不見人家蔣中正，
有權有勢又有名，
我送你去上學去，
混他個高官顯爵光門庭。
臨走我交代幾句話，
這話千萬記心中，
爲人不怕心毒狠，
才能登雲騰高空”。

張光瑩聽了忙答應，
心中喜的了不成，
幾百塊銀元身上帶，
第二天他就登了程。
沒辜負他哥對他的鬼心意，
到後來他終於幹上了反革命。
四七年他哥和人奪公產，
挑撥起宗族大門爭，
誰知道這回沒算好，
刀子刃上喪了生。
張名山作惡一生本該死，
却氣得胡風眼睛紅，
親寫祭文去上祭，
涕淚縱橫放悲聲，
他誇他大哥一生“好行善”，
又誇他平常“待人甚真誠”，
衆農民一聽這話直生氣，
都說他作孽太多才喪生。
那胡風心裏不肯就此罷，
又忙着去找後台把腰撐，
國民黨湖北有個省黨部，
方覺慧充當頭子有惡名，
自從他接到胡風信，
便立刻“懲辦”了“主使人”，
雖然那“兇手”正在他家躲，

雖然那“兇手”和他是同宗，
反革命分子穿着連襠褲，
他和那胡風交情厚又深。
那胡風反動立場牢守住，
解放後還依然包庇他家庭，
土改時農民起來分田地，
那胡風不覺暗自惱心中，
耍威風寫信寄給村幹部，
他責罵對他家裏不留情。
他兄弟本來是個大惡霸，
那胡風寫信給他把腰撐，
他兄弟有他來壯胆，
解放後還是照樣兇。
胡風還有個二兄長，
被羣衆管制在家中，
那胡風還每年給他把壽拜，
從遠方寄來新衣賀壽星。
那胡風本來就是反革命，
到這時原來面貌看的清，
這都是以後話兒且不表，
咱接上剛才的話頭交代明。

三

咱剛才說的胡風他家庭，

緊接着把他歷史明一明。
離家後胡風到處去鬼混，
忽然間心裏想定計一宗，
蔣介石當時正“剿共”，
胡風投奔到軍中，
幫助蔣匪把仗打，
反共宣傳幹的兇。
蔣匪將他另眼看，
他把蔣匪當祖宗，
蔣匪爲人他欽佩，
蔣匪“教誨”他記的清，
蔣匪說：“要想消滅共產黨，
就得鑽到他肚中”。
胡風一聽真不錯，
這個辦法就是精，
他看見紅軍越來越強大，
威信越來越上昇，
倘若是明打招牌去反共，
人民羣衆定不容。
胡風心裏打算定，
暗地就把計謀訂，
接着就往日本去，
搖身變成留學生，
在日本混了好幾載，
幹的勾當髒又腥，

自從他回國之後到上海，
便鑽進左翼作家大聯盟，
馬克思外衣身上披，
隱去妖身裝人形，
暗地進行反革命，
爲他主子來盡忠。
當時上海多恐怖，
反動派壓力實在兇，
胡風乘機鑽空子，
抓住機會不放鬆，
挑撥離間舌如劍，
搬弄是非數他最能，
說你不好說他壞，
他想把“左聯”攪個亂哄哄，
幸虧人們團結緊，
這些奸計沒成功。
抗日戰爭爆發後，
他隨蔣賊逃重慶，
蔣該死有個宣傳處，
特務頭名叫王芃生，
胡風在那幹一段，
又怕容易露原形，
他和頭子商量定，
暗中又把計來行。
有一個文化運動委員會，